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 張錫琨 校讀

記一 考古紀
功紀事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

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蝨鞮整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君，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

屯公軍蒼龍玄堽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畱城外。摠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

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

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文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飲飛諸兵擊諸寇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殺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似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駭

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
于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斃高帝之貽燕于
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
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
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唐兩省記

王禕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
昔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
右用伊虺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
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
君非相焉是賴其孰相與其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
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爲左右相之所治而門
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
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

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可常置，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惟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爲黃門。隋或以中書爲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式遵往制。至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爲鸞臺。中書爲鳳閣。玄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爲黃門省，中書爲紫薇省。尋皆輒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

西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摠稱北省。又別稱門下爲左省，爲東省，中書爲右省，爲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爲職，所以取旨而出納乎。帝命中書爲職，所以造命而黼黻乎皇猷。至凡軍國之事，實參而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抄，曰日奏，曰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覆，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慰勞制書，曰發，曰勅，曰勅旨，曰論事，曰勅書，曰勅牒。中書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

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焉而非其人門下取旨既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而治本立矣茲其所以彌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之兩省之建固均爲天子之相而事權所秉初不相同其於軍國之事雖參總之亦未嘗合而爲一也故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權至是已合爲一非復祖宗之舊矣豈非其沿襲之

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一人中書有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小吏各有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畧以爲記

先夫子曰王禕字子克義烏人洪武初徵用降漳州通判名修元史與宋文憲同爲總裁書成拜翰

林待制五年出使雲南爲元使所害年五十二正
統六年贈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文欲並驅文憲頗
有意于博洽故考索之功多非自然也胡長山稱
其音節曲折與黃晉卿如出一律

叙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
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牆
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
陷以吻挂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劫公

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殼弩十步外公
振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亦着
於鏢韞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
刀斫刀首於鏢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僂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旣連斃三酋，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麤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實事二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獠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獠亦以公斬閉隘。

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崖，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

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筏，以爲繆。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

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筭。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

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璋，于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于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

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爲號，煮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旣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

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
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
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囂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
于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
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
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
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
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悉猛圈
圍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

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歷
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瓊
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
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
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
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
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復
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
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喪他將守之一月而

田州酋盧蘓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旣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鏞間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

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叅將始議剿五都

五都實事五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擄獲人畜

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

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

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

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

遣人菱而告急於公公卽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

巢爲援旣至聲鏡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鏡聲亦

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

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芟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芟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叅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徭爲解熟徭者界漢人生徭徭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徭間說於公

曰請爲兩家解鬪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徭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擄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徭及城中小黠吏民多爲賊訶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闐動色情性賊在溪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

以下六段皆沈說

布間謀

或雕剿口語杳杳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爲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

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賈物名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誦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鏡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日然

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獠得出入，賃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獠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誦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獠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

見夫人，諸獠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獠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獠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獠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獠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

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爲夫人愛已諸徭婦皆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徭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徭不肯言則徭婦嗾之使言或諸徭竟不肯言者則諸徭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旣得賊時率輕騎不旁及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

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徭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克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擄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嚴、兇、惡有助賊戰者旣還軍遣熟徭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

凡所雕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雕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門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門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門者所獲劇賊、不誅殺多不殺、剜兩目、取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

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密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

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跣血瘡以死。或餒稿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

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謂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謂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獐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

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獠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獠獠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實事六四都獠賊弩中知府膊者也竟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爭獰入室恐諸婦女作

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獠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獠謂諸獠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獠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

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責，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具謂吾怯。

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

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徭吐舌懼殺。妻
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剗扶諫目。截耳。剔心
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徭出入城者。見之無不
股慄。諸徭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
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
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徭。其後復調。而與
之期會。天大雨。諸徭懼失期。乘雨泗溪水。沒者六人。
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
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徭人不作賊。至公能

使徭攻徭。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

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

實事七

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令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
於流官。然夷民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
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
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
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
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
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

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旣誅其酋楊畱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畱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畱入言於公曰。畱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畱之在肘腋也。聞畱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畱應之。表裡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歛之。乃婉

色好語謂畱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畱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畱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畱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畱。而呼畱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畱唯唯。公遂與畱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畱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畱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

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

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

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雷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雷，可無賺金也。雷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

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

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思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

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

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雷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雷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雷殺手百

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口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雷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

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雷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雷於城外，狼兵夾握左右立。雷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雷忠，不能成我事。以銀

十兩勞雷，取紅紵挂雷，雷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雷大駭泣下，曰：雷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雷於其黨也。雷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雷奏功矣。因見雷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雷率之還賓州，遂令雷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雷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日夜

跼蹐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歛、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因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鬪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筭。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叅將千人

實事八

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沂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

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溪絕岡，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論者，論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人。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猶奇。公胆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

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刺股，鈎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壤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頽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

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觀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巡海副使柯公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自孔子答衛君問陳之言存于冊，學者習傳，謂軍旅與俎豆爲二事，軍旅之事自有治之，而爲俎豆者莫肯過而問也。由是顛固迂慤，挾其盤辟委蛇之業，以卑軍旅而惟弱謹細，不閑於兵，亦卒爲治軍旅者之所憚。偶有能乎彼者，則以爲才之兼而已。蓋孔子用於魯爲夾谷之會，雍容壇坫之上，却萊夷之兵，若逐豚鼠論者，直以爲聖人之才鉅而能全，有文事而亦有武備。卒不知夫軍旅之事，固俎豆之所出，其盤辟

委蛇而徒以恇細見林於治兵者固非孔子之所謂
黜豆也故夫嚴固強決凜乎不可犯之武乃其兢惕
對越之精而潛深參伍淵乎不可測之幾乃其齋戒
神明之用其約束於節文制度之詳優柔乎講習論
說之數而常若三軍之任行不待鋒刃之交鼓鈺之
奏而後有制勝之威此孔子之所謂軍旅之事也如
是而偶有伐肆絕忽之役以有事於兵而嚴固出於
兢惕參伍由乎神明兩軍相接紛紜於鋒刃震動於
鈺鼓礮乎其若在堂陛階序之間罇罍之逡巡球鏞

之擊拊也嗟乎聖人之學不傳而軍旅之事儒者益
擯而不講援枹鼓親矢石遂爲武人之所守學而爲
仕者務自詭於儒以玩安養高苟自矜重掩其恇細
不閑之愧而已此方今之大患也比歲閩海多警朝
廷以爲憂制敕畀按察憲臣以海爲責者尤慎其人
而福建實得青陽柯雙華公公之在鎮值島夷佛郎
機長率其酋卒浮海爲寇於漳州瀕海爲州而鄰
於漳者咸苦其害而東甌南粵均以爲警是時天子
方勤卹東南慨然于洪波之不靖爲特遣重臣制置

浙閩二海軍事符檄下公委重特至而督促亦不少
貸公發策決機取戒於心所選文武吏士皆得其才
力所宜形便所向鼓倡作率各有怒心探畫懷中授
之使往公爲之出次海壖增其氣勢兵出不浹旬而
薄夷舟之所泊其與夷戰不崇朝而克之魁長徒從
無一能遁者盡俘以來一時蕩平摧陷之功播喧海
嶺風聲所憺殆窮日出之域於乎盛矣公學乎聖人
之學其獨得妙契舍去世儒彎曲支離之見而一趨
於易簡講究服行旦夕不倦所至與學者發揚宗旨

討論歸趣睟乎仁義之色道德之談觀者徒見從容
暇適若無所爲而警變迫猝用凶器臨危事奇偉之
功捷取而全收意公陰爲揆謀祕怪荒忽人不及知
自有戰陣之學如衛靈公之所問者惟其藏之微密
出之深眇有不可得而見耳嗟乎此乃近世兼才者
之治軍旅公之所能固不出此也觀其洶濤巨浪稽
天浴日蒙衝千百並進班布雷礮駭發之機鉞矛決
刺之利無一不具於胸中而戰休兵偃廓然無有此
豈祕怪荒忽之揆謀籌於形勢之間動乎耳目之頃

者之所能爲乎。蓋其以孔子爲學而得乎俎豆之所傳故見於軍旅之事如此信可謂盛也。郡侯盧君璧郡丞龍君遂與龍溪林尹松遣使至清源山中屬慎中爲文以紀公之功。公於是功尤遜不獨居而推其美於下嘗以郡守丞贊協圖議之審邑令奔走先後之勞而非三君子之助我亦未知所濟也。盧侯輩思以昭公之功而圖其不朽如是之勤上下相與之間有以愧今之私已而狹人者亦可記也。柯公名喬字遷之由己丑進士爲御史以直諫謫而後起今以福建副使巡海云。

張郡博去思碑記

鄭善夫

汀郡博味芹張公厥諱泮去汀十又四年郡弟子員
追思不已僉欲豎碑學宮表章其恩義嘉靖甲午大
文宗江公至知人愛士崇教尚賢諸生復具先生恩
義狀以聞獲公俞允貢士曾唯道氏亞魁黃康氏合
諸同門狀走三山徵余記余惟天下最難掩者公論
最難感者人心矧學校爲人心公論之攸萃余敢拂
諸士之心以違公論之所與哉謹按來狀而記之夫
民生有三事謂父生師教而君治之也父子主恩君

臣主義二者得兼惟師生矣乎先生以浙東鄞水詩書名胄早登賢科出宰豐邑政通人和謂母老宦游弗及遂迎養之孝陳情願改教職以養親至汀岸適科第久荒落先生以造就人才爲已任節其銳而抑其狂鼓其怠而通其蔽懦弱者立奮之貧困者周給之正德己卯領鄉薦者凡四人嗣後不乏焉迄今稱人才爲淵藪學倉儲非其所廩糧多致浥爛先生力陳諸有位請如延平建寧重假例諸生今猶獲沾大益分教安公烜殞于途先生悲傷如骨肉懇申憲府

力助長夫俾得以還鄉至于舉歲貢則免起文之費敬祭祀則杜里胥之奸兩攝邑事撫字催科各盡其方革弊除奸各得其道嗟夫三代以還人才非古師生恩義兼盡者鮮聞先生恩以育才義以彰德况陳情就職不少屈于勢力之間忠孝廉節又何媿于古人哉勒石郡庠垂名不朽可謂稱情也已噫計奔喪廬墓時獲疾歿于家茲餘十稔汀浙相隔數千里地遠人亾影響不相接汀士尤思之不怠焉欲豎碑以彰之眎諸當路上以意諷下以意承身未去而碑亭

烜赫其誠。偽賢者。要當有辨也。第愧余言弗文。無以表章先生所蘊。所施之盛大。然使繼官從事君子。得以考據而有取于先生。未必無補于世教焉。

東征獻獲記

張大復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鹵次周山。又數日而鹵去。又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繫鹵人。而陳所獲鎧甲兜鍪旌幟器械之屬。長安街上。令吏民縱觀之。予與金季化顧遠之同往。則路上人吼吼相逼而走。已聞阿聲漸急。則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如堵。最輿二子。破人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碩而膚滑。其質或鐵或銅。光爍爍射人目。所謂佛郎機者也。美哉其衝陣之健卒乎。已觀旌。則夾道而豎。

皆輕繪爲之。又畫以五采如瓶環花勝之屬。其短長各異。其幹丹。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或大方廣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紈扇而大者。鷄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鏞鏞然。或曰此鹵幟也。倘或然。與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所載皆銅碗烏碗鉛碗錫碗。予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碗特甚。時已有投鹵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車盡則爲戈矛。亦夾道豎。或銳或角。或枝而角。或角而枝。品以十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枝也。邏

卒拔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颯。若俛睇而鬼哭。又况乎操其二。張翼竭蹶以趨。而有不披者乎哉。或曰此猶鹵之長技也。弓勁而長。鏃利而多稜。人言鹵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十乘。則所獲衣鎧瓶盤軟細之物。邏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顧守者取甲若釜。計其類各四三。付卒之健者着之。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曙星。如虬鱗。銀白金黃丹猩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紙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麗。予所見馬一如

老鹿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之，跳踣而已矣。

東征獻俘記

張大復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擁盾戟立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據鞍而遠望，塵起風腥，則羣醜出長安門矣。予時望見一小樓，亟登之，樓上履滿不可置足，則跨一馬上，羣馬爲象所衝，亂蹄而走不可止，予乃下馬，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沒履，會有一兩童子夾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敝敝而行，貌無弗寢者，有邏卒戟手罵曰：「么鬼胡不早。」

投死而費官家萬萬爲。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
淚潛潛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孛醜
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阻山而陣。
孛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
者。會未及炊黍時。予心痛焉。不覺失聲墜城下。然幸
生還。今吾子復戍于東。東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
征諸帥。數年來負貂璫及大姓金錢各萬萬。勢必取
償於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鹵縛象所時
有與其故人言者。予就其人問故。曰。此紹興某也。殺
其兄而投。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
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百家私記大復字元長崑山人
明末諸生其文爲梅花草堂集

東征二士錄

錢謙益

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躡朝鮮，天子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興師往援，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石司馬所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守藤原如意，從惟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

大閣者，倭僞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職方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之績，而束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

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冊封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欣望龍節，如松擁衆襲之，弓刀擊戛。倭知有變，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合攻不能下。行長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聲如沸，爭欲殺李大蠻，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

貫而營退則捲簾而撒所過多設虛壘以疑敵如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途列四十寨攻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人聲令西兵梯而入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恨如松給之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戒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倭幟如林李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稻畦李如柏以其弟如梅爲左右翼夾如松出

淖中李友昇中鈎墮倭來益衆刃及如松重鎧會楊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畧駐定州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于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藐行長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借使可撼而閒也職方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清正者薩摩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嬖人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爲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虜李昫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樞筦三人擁兵斷後意

不欲屬行長，耻爲之下也。仲糾往，清正盛軍容迎仲
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強，不知天朝法度，汝故
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世陪臣也。汝
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仲纓欲暴關白之，篡也。故
以故主挑之，清正嚙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
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
者，行長也。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
而汝雄踞海濱，自甘牛後，心切耻之。且持此安歸乎？
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冊封。」

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請
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
臣謁仲纓，叩頭謝，訂期歸國。卽日自王京解兵而東，
仲纓之入說，清正也。金相勒兵以待，相計之曰：「仲纓
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如松平壤之役，職方面
數其襲封，殺降，今得無以通倭中。仲纓爲媒，孽職方
地乎？」乃領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
殺九十餘人，生禽倭將一人。曰：「某實仲纓歸武庫果
以通倭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殺示之，且分遺其幕。」

客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賜綠千里。兵疲糧盡。與叅軍李應試謀。復遣惟敬議封事。事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之役。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海內爲之騷動。迨平秀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叅軍密告如松。遣仲纓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鬪。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邢益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廉人王君榮戒仲纓曰。大丈夫肯俛首爲那小人用乎。仲纓謝。

弗往。僦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相敘東征功。當實授守備。往謁兵部吏。吏笑曰。長安中金銀世界。君徒于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人於薊門。死濟河舟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葬之北麓。耐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父死。負官錢七萬。隸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

走居庸關外，亡入中。見相藝絕人，不忍殺，居三年，益厚遇之，相歸內地。爲資送至關外始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曆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運，從李中丞論復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掌。每爲余道東征事，與世所記錄絕異。已而遇丁贊畫之子，出其父子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爲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恒滿，出清正所贈戰袍示余，曰：此老禪和衲頭也。相深目，戟髯，俯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地瞻嘔，且死，語其僕曰：置我棺船艙中，勿令見水，使我魂魄悸也。其曲謹多畏如此。

書沈伯和逸事

錢謙益

沈應奎字伯和，常州武進人也。少有絕力，重然諾，好急難，嶷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爲江陵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殺其猛犬，縋牆而入，篡奪其孤嫠以歸。芳以布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軒，鄭於田間，所謂邵樛休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費縣山中，求問管仲廟，輿人舁入古廟中，卽亡去。少

年數輩扛巨木楮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搯袖平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觚，行數十步，復置故處，羣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象設摸碑刻，久之乃去。日下春徐步歸逆旅，館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邸舍，有騾食人，圍觀如牆。伯和怒曰：奈何縱獸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騾舍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尺許，騾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

其人迎拜道左，面目鑄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萬曆庚戌，伯和官刑部郎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營。

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伯和衷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神祖勿藥乃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特伯和以爲強，恤刑遼東策必叛，李氏必敗，中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者，時論益惡之。出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於衆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御史

大驚且慙，執其手，躡嚙祈少緩，乃趨而出。伯和爲守考上上，黨人罷其官。趙高邑爲太宰，起爲南尚寶司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嘗訪伯和村居，木榻布被，沾濁醪如飴，飯麤糲，棘喉。伯和飲噉自如，床頭樹銅簡二，其高等身。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禍，當持此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爭壤，畢牘閒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俠之士，蓋無

如伯和者，稅監高宥將自汀入粵，伯和大書榜示，自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竟，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宥聞之，縮舌而止。其壯往敢決，能出大言，斷大事，皆此類也。

紀陶真人事

宋楸澄

真人江右人也，爲刀筆吏，謁選至京。時世廟夢北斗墮體，因數月不寐，詔有能集禮斗儀者，延入。陶少攻方士家言，遂錄北斗科文以奏，上大悅。晉儀部郎名見，與語大說之，隨拜祠部尚書，居西內，勸上服道冠，絕與朝臣見。每與大譙，必以金書符籙焚竟，陰使其徒淪金，以故方士附之如雲。是時真人旣爲天子師，至尊側席以侍，每下壇更衣，分宜等皆爲之綰帶，播弄人主如嬰兒，奔走卿相如僕隸，蓋實錄也。然亦有

奇術。當山東女子反時，官軍往往披靡。所在告急，世廟語真人，真人笑曰：收之易耳。取一盒，置物其中，封題甚固。使馳付開府某曰：須戰酣時啓之。及與女子交綏，鬪將北，開府令人啓盒，見有如螻蛄者若干飛去。俄報女子兵大敗，居無何，女子就擒，詰其所以敗，則曰：軍氣方作，忽見甲馬無筭，從空中下，銳不可當，故抵於敗。開府奏其事，上益尊信之，以爲真神仙也。其夫人奇醜異常，多智，善居間。公府人有請謁，輒用肩輿昇至公卿家言事。公卿畏禍，無不曲意承旨。夫

人稱其夫君爲家真人。屠司馬竹墟就逮，下錦衣獄。有故吏語司馬曰：非陶夫人莫解。司馬抗節不許，故吏與司馬親故，斂得百金，持金造夫人宅，告急。夫人驚曰：司馬被誣耶？此我恩人也。昔家真人被不自寃，蒙司馬鑿其誣，出之獄。今日乃報恩時也。烏用黃金爲？政亟持箋作數語付真人，真人從容爲至尊云。屠司馬才且廉，殺之上干天和，且仰觀星象，其人命未應絕。於是上立詔出之，放歸田里。夫人語羣公卿曰：屠先生貧無以爲歸，請諸公治其歸裝。諸公卿聞夫

人言爭相餽遺，司馬却不受。夫人使婢歸之，司馬夫人約二千金云。世廟晚年，道念日堅，自信有定力，謂真人我志恐怖矣。真人曰：未也。世廟不信，忽霹靂晝暝，庭中一夜，又於電光下持斧而立，約三丈餘。至尊驚怖，無地可竄。真人叱異物使去，遂倏不見。上益加虔，至鼎湖有期，真人先數年密語上，當相俟於海中某仙山。今欲歸家，置妻孥，上留之不得，遣祠祭邱羅甲司其起居，召羅至御前，叮嚀云：汝日能勸陶先生強飯一口，歸時朕當爲汝強也。真人讓還前後所賜

金寶奇器圖書供帳，凡數百車，每進一車，帝未嘗不臨軒嗚咽，中外嗟異。其數十年服用錙銖，無仰給於大內，及下潞河，美女子戴貂帽而從者幾三百人，錙重富於王公，則皆夫人居閒貲也。歸家未幾，飄然去，命其家以病亡聞。且令爲疑塚百餘，天子震悼，錫禮同諸侯王。未幾，帝亦昇僊，相傳攀龍髯去矣。或云夫已氏欲傾分宜無會，適上出金盒叩國運，夫已與真人善，令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分宜由此獲罪。當其時又有邵真人元節，屢進方藥，亦官祠部尚書，余

嘗見其二方，非房中術也。寵倖差亞於陶，幾至傾張。惕平矣。世傳車裂以狗，蓋元節也。然則上龍不相見之說，豈亦出元節耶？陶真人四郎亡至武林僧舍死，其家亦不在籍入中，未審因何逃也。昔聞友人言世宗冠道冠，着星斗衣，蓋著於冷謙所撰識書時，輔臣不屑。世宗名至便殿，示其圖，若然亦不得專罪陶矣。先夫子曰：朱林澄字幼清，華亭人，其九籀集曲折波瀾之中，加以脂粉，亦多異聞。小說然恐道聽未必皆實。

卷之二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百家校讀

記二 學校書院官廨類

重修涇縣儒學記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于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于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

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于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謝謝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于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

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

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
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畢、所
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
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
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
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岩居燕處之間、先
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
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涇于寧國爲
憲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

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
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
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于學官董汝礪、鍾維揚、
曹鸞、于是戟門壁池、筍簾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
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
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
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于爲師、又非
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今所
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

佔俾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于閭胥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于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于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鎖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于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識力議論度越道岩數倍矣再冊前之記以啟
學記益信不朽

長汀縣學記

王慎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于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于風；子產爲政，輿人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于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于僖公。其濶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于諸侯。王臣行

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弗占、國之不
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
學語于朝、其上下之間、怠于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
于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
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
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
大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
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
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
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于斯、
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
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
不槩于名法、詭奸矯拂之習勝、而不致于實用、而其
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
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于人才之成壞、未有繫
也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于學之立、否則、
吾將以先王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
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

繁華之至
皆之所盡

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于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辨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為，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于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于思而不惑，純于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于化俗學之行，至于

動衆，則賡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于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于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于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于法，好異而不致于用之過乎？春

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于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學之爲務，信乎有志于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侏，長汀縣知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痺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圯，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聳瞻嚮，群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爲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叅政行部汀州郡，以

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盍革而圖諸，乃攷位于其地之右，畚壤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祠齋廨舍庖庫廩廡，咸以序爲。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于是斲刻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于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李君，以爲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

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旣已有過于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仰而興于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辨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于思而純于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于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附與汪直齋書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遲遲而負稽逋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祇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爲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爲劣蓋唐制立學不廣

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爲學而作者亦少惟
宋慶曆詔天下立學制始盛于郡縣而古文之興亦
自慶曆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旰
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爲一代所傳二文要
爲差彊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筠
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爲
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爲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
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
爲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
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紕繆然
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榻數十本見寄
尤所望也

論三代兩漢學校人之所以盛衰之故大有洞仔此道者極力
注意之作惜迂緩甚甚又不能更裁耳

臨海縣重修儒學記

王宗沐

臨海縣儒學附郡治中、更數徙而定于今址、其規制
改創、事載先學記中、迺隆慶二年戊辰七月晦、忽大
風雨、郡中洪水平地高二丈餘、頗壞民廬舍而學廟
因盡圯、垣頽榱瓦、宮墻齟露、士以病告、時郡守某縣
令某以請于督學副使林公某、議協慮同、始稽贖緩
市材用、肇工而修之、起于明年三月、畢于十一月、易
朽緝壤、塗丹奏級、凡廟序器位門廡廨庫翼然咸新、
士居其中、頓去湫隘而卽新爽、學博士某某率弟子

四百餘人、造龍陽山中而問記于余、乃進而告之曰、維博士弟子之欲述修學本末也、其將圖有司之功乎、夫當洪水之後、黜亂之餘、鳩材而庀工、使堂廡廟位、煥然維新者、有司之事也、而今完焉、是有司之事具也、若士之所以修學者、則異于是矣、昔周之季也、迨于戰國、是時王道不著、而處士橫議、邪說誠行、掉臂其間、楊朱學爲義而流于爲我、墨翟學爲仁而流于兼愛、二子又以彊力聲名遊諸侯、貴顯而樹幟、其學行于四方、士之學其學者、聲和影附、自名一家、我

與聖人之學相爲壘敵、有孟氏子生于其時、力起而排之、嘒嘒其詞以發其弊、而天下之人方信而不解、顧以好辨目之、雖其門人如公都子、猶不能無疑于其師、而不知孟子之心、直以是爲世道之一亂、時無大禹周公孔子、而吾任其責、其排而距之也、以是繼三聖之後、而隆其緒、而後學之士亦從而稱之曰、功不在禹下、蓋以配禹也、夫禹之治水也、九年于外矣、過家不入、智殫于相度、而身疲于船楫、歷河渭、傍淮、漢、周行薄海、僅乃免民于木處、而山穴、其勤若此、而

孟子以空言口舌與之並功焉。然則仁義不當之學。術其害乃與懷山汜濫漂擊而墊昏者若是等歟。楊墨之初爲是也。其旨猶以爲仁義。乃其弊至于禍天下。以勤孟子之擊。然則唐宋以還。士居于學宮。冠裳而綦斐。侶俎豆而狎鐘磬。號稱儒者。苟其意一毫不出于仁義。乃徒以佔俾諧偶之文。程中取寵。則其爲弊。又將何極。而設當其時。有如孟子者。出其辨。又何如也。明興二百年。學宮徧于宇內。居士之秀者。其中而歲試之。拔其優者。以爲公卿百執事。下亦不失爲

丞簿博士。士有出已意道說六經四書者。輒以爲不式。屏去不錄。道術大同。而吾臨海名邑。士尤能以理學文章氣節著于四海。所謂三聖之緒。不在茲乎。然余嘗思之。夫所謂仁者非他也。自吾心之廓然者也。有所必愛。則雖摩頂放踵利人。而猶不爲兼愛也。義者非他也。自吾心之截然者也。有所不爲。則雖不拔一毛。而猶不爲爲我也。仁之端見于孺子入井。而實于事親。義之端見于有所不屑。而實于從兄。惟自吾惻隱羞惡之真心。而貫之。日用流行之實事。則稱物

平施自協天則而何有于邪。設此皆幾微之間。毫釐千里。楊墨不惟其心而惟其事。如直以其事也。則是仁必待于摩頂放踵而不兼愛者。不足以爲仁。義必待于不拔一毛而不爲我者。不可以爲義。牽外事以合心而不知率真心以對事。有高難之怪行。則矜名者共趨。有可循之途。轍則逐迹者爭附。遂使千古一真之學。脉掩抑而不明。如是則雖孟子微極其弊。謂害于政事。而倡天下以共排之。非過也。然則多士今日所以辨幾微。修正學。以承三聖之統。而遏人心之

橫流者。寧有外于仁義者乎。而所以爲仁義者。亦寧有外于惻隱羞惡自事親從兄之間。而達之無所不愛敬者乎。夫有司之教與士之學。其責常相效也。有司視學之頽圯而不以關慮者。其過爲廢學。飭居安處其中而不知所以爲學者。其過爲負。今工非旦夕程也。財非棄于地也。有司者固不免于區畫經費。親臨朝夕督之。引歲月而後迄也。若所謂仁義者。則自吾心之廓然。截然。羞惡。惻隱者。一念善反焉。無待于外。而堯舜具是矣。有司旣先其難以辭于廢。則多士

寧後其易以任于負耶是不肖某所爲深望之也是役也通守某節推某克始謀縣丞某某皆與督相有勞焉而爲之記者邑人王某新甫也

溫州府儒學記

李維楨

溫於浙稱雄郡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圯里人叅知王陽德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廨舍式廓藻煥闢門之前衢樹屏九斗兩江如縈帶拱揖也先是學異方山有浮圖高入雲表形家目爲文筆颶風拔之公倡里人締造計後先貲出公者踰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衆起家中外蔚爲時彥者繼路相與歸功公而博士弟子員林生長棟如干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人郝君敬宰永

嘉復申其請，不得復辭，乃爲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蓋父師少師者，第爲童子師而已。于大學，師無與也，惟此禮不明，而後世士大夫里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曰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三千人，衰然者七十人，自解，所謂三千七十許其生。

平及門受業之，凡耳非群之一室而聚之一時也。洙泗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業，非創爲室以並于塾庠序學之制也。孔子四教，文行忠信，弟子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而篤，何嘗守一說爲高論，而今之教者，舍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指，以附吾道，而士之喜新索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朝章，與其功令程式，咸正罔缺，而弁髦棄之，度閣置之，何也？王公登仕，敷歷南北畿輔，政譽平宣，旣得謝

歸訓子弟、睦宗族、仁鄉黨、通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爲鄉老，公非其人耶？假令公別築室而名士士孰不思附青雲而公第繕治孔子廟庭樂事勸功，若曰國家所以儲養士自有地也。教士誦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有餘師耳。孔子進則欲一變魯，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眷眷父母之邦，沒而後已。王公于鄉國用意良厚，宛然孔氏家法，是役也，不自尚其事，可以見尊王之義焉。無好爲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焉。夫仕宦取厚藏，盛宮室，田園聲色，狗馬自奉，而秦越鄉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高大其居，香火于奔走，卽好施，令窮乏德我，而于學校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今日之舉爲猶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推原其大致，以諗夫願學孔子者。

先夫子曰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南京禮部尚書大泌之文以堆積爲工以多爲貴然不染做作扭捏之習百一之中亦有佳文惜爲多所掩耳

私記大泌

隆慶戊辰進士由翰林修撰出爲陝西參議在外僚幾三十年歷陞宗伯致仕年八十海內謁文者如市聲價騰湧而品格卑下

重修江陰縣尊經閣記

葉逢春

江陰故有尊經閣。圯墜日久。邑令公某君。乃捐俸先
議葺之。至今公某君功始竣。其費盡需於有司。不煩
於民。令公某君馳楮走俸於邸。介余言以紀其事。余
惟我國家令甲。仿漢世明經之意。乃黜詞賦諸科。而
一以經術取士。非此者。卽鈎玄入莊。擅騷陟屈。而脫
岐于六經者。卽弗庸。故每邑置學。具堂以明倫名。而
亦類置閣以尊經名。凡以示章甫者。知所適的。庶幾
不岐於所響爾。茲邑君山在其北。大江介其南。秦望

白龍兩峯峙亘於東西之雄。故士生于中。多嗜古而力修前輩。如耿君秉包君天麟陸君文圭惠君希孟類有所訓述。闡剔經義。以羽翼聖道者比比焉。頃士習稍稍溺于句分章解。甚者竊略售撫爲能于六經之旨。卽在註詁者。輒視爲長物。莫之或省。比其假此得對公車。則又并其向所售竊者。更棄去之。又烏在其尊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嗟夫。古之人卽聞且知。未已也。必尊而行之。斯謂尊也已。夫六經之于世也。猶射者之彀率。御者之

驅範也。射必尊彀。御必尊範。而後能百步言中。千里而馳。六經吾心之的。彀正範也。而反或未知尊者。則吾惑焉。煨燼者。毋庸談已。而後世知所尊者。三漢儒得六經之粗。以考訓而尊也。宋儒得六經之精。以窮研而尊也。而近世儒者。以尊吾心之六經。是以筌蹄而尊也。三者得其一。則尊而非悖者。埒矣。由博考而精研。由精研而筌蹄。三者得其全。斯尊之至也。不然。徒入吻出聆。于心蒙蒙然。無所了愉。又甚者。陽誦而陰違之。視六經所訓載。蔑如也。審是卽較之煨燼者。

無殊矣。是古人所謂譬富人之子。取其先世之寶藏而盡貨之。又并其記籍寶貨之約而裂棄者也。謂之尊可哉。是役也。經始于某月日。而董其事則某某。邑令某君獨有志于修舉茲閣。則庶幾知所尊者已。

百家私記公字叔仁餘姚人先外祖六桐先生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出高新鄭門新鄭以衆人遇之後見其所撰亭記大嘆賞公方倅撫州擢工部郎時歸熙甫亦自郡倅擢太僕天下以此稱新鄭之重文

真覺記

廖道南

內史氏使竣。至真州。真尹熊彰勞于郊。覲。廼言曰。不類籍茲寵靈。長茲邑也。惟時生于斯為鄉賢。俊髦岐嶷。魁梧奇杰。矯焉相望者若而人。惟時蒞于斯為名宦。懋德昭庸。樹聲章采。納軌明儀。蔚焉莫京者若而人。惟時視于斯為柱史。西晉張公屏蘖培本。剡漓返真。蒐逸輯遺。毀淫崇正。表幽揚烈。合之得若而人。史其記諸。內史氏曰。古者士之修于鄉也。師稽三德。保校六藝。養之以禮義。廣之以術業。終之以道德。生也。

可賓于國，沒也可配于社，是故士皆賢也。不必有鄉賢之名。古者官之澤于民也，閭綜于胥，黨覈于正，鄙繫于宰，統之以六典，馭之以八柄，持之以六計，生也登于仕籍，沒也垂于祀典，是故官皆職也，不必有名宦之名。世不師古，大道鬱湮，忠信日薄，講張朋興，士以好名爲急，易直子諒，溫柔敦厚之意荒，官以立名爲貴，惘惘廉靜恬愉樸雅之則弛，弊也久矣。是故良霄爲厲，惑怪者祀，君子以爲不經，實沈爲祟，所庇者祀，君子以爲不信，蚩尤爲亂，黷兵者祀，君子以爲不武，有庠不弟，崇禱者祀，君子以爲不義，盤瓠不父，修誕者祀，君子以爲不智，祀豐于昵，爲弊滋甚。廼若張史擇厥若賢，列厥若宦，創厥若祠，君子曰：有惠麻焉，禮有之，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其茲祀名宦之祀已爾乎？語有之：鄉先生沒可祭于社，其茲祀鄉賢之祀已爾乎？俾厥若真大夫，真士，真民，則德以觀化，則功以觀績，則言以觀教，則象以觀意，則名以觀實，五觀興而古道復矣。

百家私記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正德辛巳庶常至侍讀學士常請撤姚廣孝配享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卽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爲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于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

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溯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鄆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

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爲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于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于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于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

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

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况于爲天下之拳拳于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先夫子曰：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大學士謚文貞。東里之文，歐陽之矩矱也。但平遠縈網之致多，而波瀾澎湃之觀少。然自景濂希直之後，不得不以正統歸之。

大滌書院記

黃道周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實攜杖屨，啟關斯山。何兄羲兆左經右鉏，綱紀其事，曾不數年，茨暨聿立，苞麓旣平，環流旣清，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余方攀柏藝松，棲遲漳海，未之能從也。戊寅初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又以中途警聽，邊氛未忍，愬然絕帆胥江，遂復誅筇其間，徘徊日夕，嗟乎！天水之時，畫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消于後，攷其立朝，皆遠者不能需暮，近者不能彌

月而汗簡所壽踰于鼎鐘當其違會又何足談僕以
迂愚幸逢盛世怒毒之氣散其木雞前無伯紀慷慨
劍削之誠後無元晦蘊藉經書之致而欲與抗送于
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勳名之着身猶膏膩之着
于茗葉道誼之着心猶寶屑之着于瞳子將爲滌其
盛大進以玄虛則瞿曇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
逐清客以奉偶神卻膏梁而尊枯腊諒無濟于誕登
未曠于成始也余少遠勳名長疎尊導繆從時路領
日于茲感玄滌之未能班李朱而不逮然觀其事會

酌其稽獲百世之下從可知矣比攷二公心身之際
備悉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雖不
標其宮庭要無殊此旨趣至于旂常俎豆繫于兩室
熨以河魁非君子之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僕老
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韞丘之富無異薪樵以謂今
日之所當爲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卽爲格致之
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玄氛廓清宙務役使黃
面聃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
何知焉此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益以薤芥涉冬愈

嘉、蹲鴟之倫、盈隰被畚、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香雜
之累、卽有一二朋從、罇酒、盞缶、來證所學、雞黍就遲
稻米七鑿、諒可免于噉菜事魔之誅、乾餼以愆之刺
也、義兆食貧、未離寒素、而綱紀于此已逾六年、而僕
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
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壬申
歲、余遊茲山、嘗爲之記、久不復憶、比復重歷、如讀經
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百武、卽大滌洞、洞九
曲、上下正平、如鑿承塵、傍爲湧浪、盤翠欲漾、出洞左

得小逕、不數折、去屐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嶺
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
目、見蒼石蘊草間、叩之若磬、是將達于棲真矣、棲真
右垣、列壁數丈許、唇齒匹之、可啣一亭、棲真谿、訝如
百間屋、詭樓迷廈、右鑿石徑、隱現璣樹、如鬪鷹鶴、可
數百步、卽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徑、稍東南
行過黃山嶺、還就小徑、復于龍潭、望大滌之口、宛然
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棲真、居然大滌矣、書院在大滌
南、折而東、展于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

門瓊液霏然如茶竈之在度閣右稍煩拄杖仰捫湧翠巖猶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溪口涉畚吻可探石室石室未蓋而函殊可寶也南吞丹泉東出九鎖之溪龍蛻踞于北崖鳳暝伏于南窈蓋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自九鎖入者別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于以西探歸雲東掇石室仰承棲真俯納大滌猶右襟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挺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遂登高諸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卽在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興創啟闢者不在記中崇禎十一年戊寅冬仲上浣石齋黃道周識

大滌書院後記

黃道周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古瓦
殘碑、依稀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
之歲、予以放屨嘗歷是山、坐臥李朱几案之下、今復
十年矣、再爲逐客、重歷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
際、無格主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剝烟啄霧、猶
幸與伯紀、元晦情事相隣、嚮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
可令其竈下、兒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爲九鎖之溪、
溪源發于天柱、中際爲金竺坪、展坪承柱、築小講舍、

以面大滌，是臨安諸賢所共。余晤語者也。謝傳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探深，杖屨所結，堂室異棲，未有盛于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六七洞，其博奧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宕，石嶂溪流不及武夷，飛瀑隆巒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華，黃山精巧不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于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宮，鮫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甯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給訝官

室邃若葯房，壯于層屋，若栖真之鬼峩，歸雲之篠窳，玄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撮其所長矣。玄蓋者，卽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玄蓋，棲真在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闔，層樓環聯，旁有通竇，道書所謂懸霄歸雲，西望天目，暮靄所巢，喙舌吞之，此三洞者，雖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奪裳，燕昭聽而抵掌，何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玄牝之竅妙，棲息之下，可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于人，猶雲之觸石，堯水所不洗，許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傳棲遲此山。

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爲司馬主簿、嚮使其時、風鶴無
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山之痛、豈復可滌乎、僕白
少寡名緣、長稀物累、然而東臨闕里、未果漁樵、道龍
聃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邁子之謝家人、文舉
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末由也矣、所幾希者、右軍誓
墓之後、嬉然入林、安石取幘之前、翩欲採蕨、終始斯
志、未失遂初、儻有一二、高明解纓、呈組朝誦、孔易之
編、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灌竹多閒、相與擷其逸
華、收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彭喬之攀、鹿髮安

浮之詫瓊宮、吾皆命以僮僕、寔若有無、又何羨焉、家
距武夷可千二百里、旣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
狂簡聿從、通經典者、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異瞻、敬
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別爲伐木之遷、昔右軍之適
會稽、謝傅之移蔣麓、豈必守其雞窠、憚此鵠舉乎、嗟
乎、升沉岸谷、百年之內、累世足徵、宋室丹黃之殿、錢
武金碧之宮、旣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郭視之太
淡、錢趙視之太貴、李朱視之太瘁、余以逸客、翔集于
斯、濃不及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趙瘁不視李、

朱故余之于此山亦猶此山之于九華匡阜台岩黃白也。非獨余然，余友之託于茲山者亦大抵然矣。是山洞壑出處，別自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義兆誌中，而是日同游諸彥，爲景陵胡公占繡水倪梅生汪爾陶吳江錢仲雍雲間陳臥子仁和朱美之蕭山曹木上與義兆，遞爲主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矣，其不倫如此。

大滌書院三記

黃道周

崇禎壬午，予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江北告警，桐皖之間，風鶴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裴徊容與，與烟波上下，念此暮年，筇屨垂絕，一泛湖湘，抵夜郎，探二酉，親石笈，或畱或伏，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抵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予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憶戊寅放謫，將過豫章，便道

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下、何羲兆持酒炙酒地、跪讀
祝辭、遶梁震屋、何可忘也、今幸不死、將排衡雲、陟君
山、訪懷沙之渚、探弔湘之窟、不復與朱李周旋、寧當
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其怫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
泠、十月廿五日與錢去非、孟長民入禹航、儻青山舩
入九鎖溪、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篠、廕鬱加
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烟可濯、
想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話訊、未之能也、又兩日、
諸友先後間至、剖析鷲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

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
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然而元晦醇遠矣、由子靜之
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由僕
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由元晦
之言、拾級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
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昔陳子龍
臥子爲紹興府推官、陸自巖魯瞻爲湖州府太守、予
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大滌、竟
日別去、所遺惠白茶笋黃米外、諸賢亦戒不敢受、予

又以病羸不能再尋諸勝，獨與去，非對榻時一隱几，臥游而已。荒山幽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魑魅、虎豹，常如淘礫，欲囓人趾。惟姚有僕朱康，流邵先之登東嶺，張睿衷尋虎巖。唐旣白王天岳，再觀立蓋一轍，栖真、白日乘炬，窺奧窔而反。予念在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戊寅十月，過栖真，覓歸雲洞，雜篠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梅生、汪爾陶、曹木上、錢仲雍披榛捫磴，攜酒榼，崎嶇殘崖之上。於時冬日銜山，圭岑四暎，暮藹未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招招，與洞霽平，循

崖際巔，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羲、皞命鋤，啓闢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壁小庵，穿徑從黃山可二里許，出立蓋之臂，今垂五載，未踐厥諾，而爲三湘、二酉奪其茨，暨又何暇從白門滯畱。適有樵子從栖真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雲爲栖真後戶，去栖真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一蹙至。予嗒然而思，世寧有窟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顛遊，不過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斲然而前，與趨浴，咸吳季安、郭彥深、朱美之、孟長民肩膝相嚙也。

至則窈然探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館不造前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箐封之不可復可步崖址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溪銀犬不可更真乎抑天下真者原不勝誤也逸少有言所之既倦情隨事遷則感慨係之矣茲山幽勝視西冷不能十二奇峭不能十五而獨以真樸自完過時無赫赫之觀去後恒思之予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壑敗瓦亂灰自石步障以西一丘三洞潛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逮愚溪之價而委蛇十

載洗刷未就凡三過從每數十日忽忽去之嚮遂從白下過長沙列俎酉陽鍊砂勾漏欲從諸友刊誤推真更思一適豈可得乎周濂溪欲營湓江結廬其下既復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講書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着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行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爲豺狼之區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採蘭佩些賈楊以爲顏閔景宋以爲

游夏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于朱李者。是游也。從訪者四十八人。孟長民錢去非不去。而去非以微病不尋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寅爲陳臥子。壬午有錢去非。又爲別山之辭曰。

爲鳳遴梧。爲蛇擇沮。誰當集苑。不如鳥鳥。東則有泰山峨峨。西則有蒼龍青柯。北則有繁峙雁門。中則有瀟霍九羅。狼豺守之。狐兔孔悲。旅鳥焚巢。芝荻罔遺。天慙彼老。尚有衡嶽。似樗全年。如葵衛足。相爾寵從。則亦厥祖。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遲。汙於盜寇。

唯此一峯。瞻前忽後。以一峯匹。彼衡嶽雲霞孔馨。惠我南國。虎兇雖橫。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游。宛委之書。宜藏其坳。响嘯之碑。宜植其頭。我往從之。實唯一氣。移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賜。而我安得至。名彼九巫。諧我兩家。炊蘭服香。徵歌變些。勿云室遠。勿使人遐。勿以毒溪。浸我桃花。恃爾十年相知。勿爲宅山。參差七洞。九峯咸皆見之。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記

莊景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六合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邑，而吾江浦自有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人，鄉貢士亦不過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也。世常以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人，故靈而吾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科第則視他邑爲獨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

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斲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而必盡其良士之得由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一二。夫科目之嚴又如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故雖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爲儒服亦不能以相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爲不知學而以其地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于少哉。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璜爵者此以少爲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于多也。魯哀公以儒號于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于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爲禮義之國。一儒何少于魯哉。由是觀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此雖多亦何以哉。是則凡爲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憂。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

來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求予記。予未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者繼厥尹事而復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勵吾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人。

先夫子曰：定山文極有當家者，余嘗喜香山之詩，至其口頭禪語，毫不足觀。定山之詩，汰其道學腐語，其在有意無意之間者，是則詩之至也。牧齋能讀陳公甫之詩，可謂巨眼而不能得之于定山，何

也。私記定山字孟陽，江浦人。成化丙辰庶常，歷官南京吏部郎中。學案有傳。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萬
侯尚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
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
士稚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
于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故事。罪人
入見獄吏。無重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爲
牢頭者。主進焉。而後掠其私。謂之嘗例錢。金多者。雖
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

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被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什不得一二折而下一徑踰黑盤曲深坳突有石門犴狴司之門堅重啓之聲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屍臭達門以外罪人旣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勺糜白晝鬼鳴嗚猙獰立人前強有力者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公荔裳分守

浙東余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御史公諱叛者嘗臬是邦矣廨旁有廟祀銀瓶女祀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耶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射中背頃之疽發余聞之作而歎曰有是哉以一女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況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檜之像樵夫牧豎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穽爲獄卒賈利之場爲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

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士稚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于其言也。今年春。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既嘗道其先世事于其行也。爲之記。以貽之。辛丑元旦書。

思舊錄于一江右人。其文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寒碧琴記。亦近日之瑋瑋者。但余與之言多附會。不實是其大疵也。

兩文授讀卷二十五終



